

不真空論第二

不真空論又稱之「真空不空」，這是我們所要觀照、所要悟的真實道體境界。我們原本認為是真的事相，卻是假的。認為是假的事相卻又被認為是真的。真和假要如何區別呢？我們要用甚深地般若智慧去透視宇宙的真理。在空門的如聲聞、緣覺二乘他們認為一切都空了，所以否認了那個當體實在的事相。為什麼呢？因為聲聞、緣覺二乘與禪宗他們的那種空門是不同層次的。真正禪宗的空門，他們在經過某個過程之後會再肯定出來。一般修行的人均要經過空性，進入空性是每宗所必要的，可是大部分的修行人會停在空處而走不出來；而凡夫則是進不去。能進得去也就能成道。成道是成道，卻不會成菩薩，也不會成佛，那會成什麼道？成羅漢道，羅漢若出不來就會停在空門，故曰「入真不出境」。

「不真空論」的不真有兩個意義：

第一個意義就是有為法，是因緣所生的，能夠摸到、看到、聽到的，這種現象叫做有為法，一切有為法因為是緣生的，緣生故假-「假有」。什麼叫做緣生呢？譬如三腳架，三腳架有否？沒有。三腳架本來是沒有的，只是暫時綁成的，姑且稱作三腳架。若把繩子解開就不成三腳架了，就變成三隻竹桿了。三腳架的法是沒有的，只是臨時綁成的，這就是因緣法。

由某種「因單」為緣，組織起來才有三腳架。暫時綁結成的形體命名為三腳架，緣生故假，假即不實，命名為物的「體本空」。又如桌子，桌子是木材組織的，釘子釘一釘，經過木匠的設計與加工把它釘成某個形，再命名為桌子，若拆掉則名木板，桌子便沒有了。我們要直接透視到它是緣生法、假有的，不是本有的。所以一切諸法之森羅萬象都是組織的緣生法，所以有為之緣生法故假，假故不是真有，若是真有就不是緣生法，因為真的就不會變壞，假的才會壞。而體就是本來的實質，其體本空。所以以俗諦認為有的並不真實的，是空的，故名「不真空」。

第二，由真性緣起生一切法，但一切法的法體原料不是沒有的，故不

是斷滅的空，原料是有的，不是真實的空，原料能製造東西，製成的東西雖然無自性，可是原料是有的，若無原料就不能製造了，所以「空」不是實在的「空」，是「不真」的空。

有是假有，假有是經過微妙的設計與組織才形成的，故又可稱為妙有。例如電視和電磁波，電視未開就收視不到，一但打開就能收到，這就是組織的，所以叫做妙，電波是電子振動而成的，電視的頻率不合收視就會像雪花模糊，因為電磁波中的粒子散開了，倘若使粒子的頻率相符，放映出來的相就會很清晰，原本沒有影像會有，但有也會變成沒有，因為那只是傳真來的妙有。古時候沒有發達的科技，所以不容易瞭解，故比喻成妙有。現在有了科技的發展，空中的妙有就能非常的清楚表達。電話也能非常清楚的接收聽，並可依照人的聲音相貌來傳真，一切的行為均能在空中傳真。電話、無線電、電視等各各的波透過太空中的衛星，再由衛星放出來，我們就利用符合的波長而載入。目前的傳真只做到這些，由聲的震動經電離子傳真，影像亦用電離子傳真，但較大的物質粒子要傳真仍非常為難，如人體。但我個人認為在不久的將來這種物質傳真就會發明，那就是「人體分解術」，等到這個發明出來，地球就能變成極樂世界了，就不用怕生死了。你要到美國或歐洲，就用無線電一打；例如要送一個人過去，頻率調好，要送到三十七處的地方，你坐在椅子上，把鈕一按，人就分解了，從這邊傳真到那邊，到了那邊再組織起來，很簡單，不用怕飛機失事。人若患了癌症將死，死時會悲哀，所以乾脆就用電離子分解放到空間，將頻率記住，改天要請他吃飯時再將他組合，吃飽後再送他回去，這樣的話就不用傷心，不用墓地，不用唸經，這樣最好。若能這樣的組合，就能享受最好的服務。那時唸經的人先用催眠術讓人睡著，再幫他唸阿彌陀經，讓他看到了西方極樂世界，再把他組合好，他的思想與極樂世界剛好相符。科技更發達時，要去極樂世界是件很簡單的事，不像現在那麼難，過了十萬八千里還不能到。現在一般人要到神的國土要怎麼去？沒辦法去，只有那些有辦法的和尚可以去。我也沒辦法去，我想去卻沒線索，希望未來能變成那樣。目前用物質的改組，用傳真法，這也就是組織的，是有理則的，將來科技會更發達，那時就沒有什麼煩惱，然後法律便會規定六十歲就要退休，並讓你在地球上玩五年，六十五歲就一定得改

換到空間去，不然人就太多了；把曾祖父、祖父、老爸都解析到空間去，反正回來吃飯很簡單嘛，只要有錢，把曾祖父、祖父、老爸組合好再邀過來，一次請到飯店去吃，吃完再旅遊台灣一週後再送回去。一年請一次，不用另外再祭拜。將來是會變成這樣的，這是我講的，你們僅管睜著眼去看，這種科技一定會發明。這原理是根據什麼呢？就是從「不真空」的原理而來。因為諸法是緣起的，是緣生法。由於真空裡面是有原料的，它微細得無法看見，像電子、原子、分子.....是沒辦法看到的，有的還只是光波而已。這些東西會生出物質因，「因單」就是物質因，物質因是什麼呢？就是真言宗所說的胎藏界大日如來的理德，宇宙間就是有這種的微妙東西。那不是物質，生出來雖然像是物質，然這種物質只是組織成的形相，假名物質。因為物質裡面的塵都在震動和代謝，有的代謝較快，有的較慢，有的速，有的遲，但都在震動，有震動代謝故名生命。「有」從「空」生，「空」變成「妙有」，「有」再回歸到「空」，如環無端，在三界虛中出沒。冒出來消下去，冒出來又消下去，這樣一期存在的時間名為生命。這種生命是以凡夫的立場說的，若以聖人眼光去看，生命是一直延續的，不是短暫的。以整個的光或理來看，沒有時間，也沒有空間，時間是不斷的，空間也是無邊的，故時空又名為無量光、無量壽。空間叫無量光，時間叫無量壽。無量光就是無量壽，無量壽就是西方如來，阿彌陀佛的理就是無量壽如來，無量壽佛。這是無量虛空的道理，不是斷滅空，而是一種妙空。是非有非空，不是有亦不是空，空是有，但有是假有，非有非空名中道。若你執著中道也不可以，所以三輪都要空。我們因為要進入中道起見，我們就用析空觀來分析、來看第一諦的妙空。第一義諦的妙空即是非有非空，並用此來破「心無論」、「本無論」，及「即色遊玄論」。所以這個題目叫做不真空，「不真」二字真是妙絕了，「妙」即契入中道，若不是聖智根器的人，是無法推見這個道理的。

『夫至虛無生者，蓋是般若玄鑑之妙趣，有物之宗極者也。

自非聖明特達，何能契神於有無之間哉。是以至人通神心

於無窮，窮所不能滯，極耳目於視聽，聲色所不能制者。

豈不以其即萬物之自虛，故物不能累其神明者也。』

物質等一切的道理即是至虛的猶如虛空；徹底的沒有任何物質，雖沒物質卻有能量。好比晴空時，凡夫所見空中沒電，但卻確實有電，乃因電無形相。而凡夫不知就徹底認為空中是沒電的，也認為電應由發電機所發出來的，但你要拿什麼原料來發電呢？發電是因為空間中有中和之象，有陰陽電。電本是一，一卻分作陰、陽二相，分開它不讓它合在一起；就變成陰陽電，陰陽電你不能去觸摸，你要用一個模子套上，電便會流通。物質會生滅的道理也是這樣，生時將它分極，分極時就有物質發生，合攏時就會發生作用。當電分極的時候你若去觸摸它，你就會變成「觸媒介」被電。那陰陽二極需藉由你的身體作為媒介才會相接，那個時間非常快，接觸的同時就會產生能量。碰觸時名動，碰觸後名靜。之後分離碰觸，再碰觸分離.....，便產生靜動之能量...。人類利用「碰觸」的力量來做工具，用機械把電的作用分離、控制，再用電線把電傳送到需要的地方，而我們的身體也是一樣。

宇宙不只是二元，是多元的一元，無限多元的一元。現在的科學家說社會是多元化的，他們現在才這樣說，但佛祖早就說過了，是多元的一元，一元中的多元。為什麼說多元？好比一朵花，花是一，但花苞含無限多的種子，宇宙一的裡面也有無限多的理德，我們若用一個名詞來總括時，就是胎藏界曼荼羅。而胎藏界曼荼羅所列舉出來的只是一小部份而已，其他沒有列出的項目還有無限的多，如人體的細胞，這些細胞需要被統理，統理就是所舉例出的菩薩。裡面是一項一項的理德，然後一又變成二，不停的變下去。精神作用叫做智德，智德就是我們的心所，會想東想西，而心所的範圍有多大？一般所能理解到的，只是我們在社會上或書上所看範圍，或是地球上的知識而已，我們僅在這極小的範圍內去思想。若沒有那些事就是空想，若有那些事物，就是見聞覺知，見聞覺知包括了所有的範圍是有限的。

一個人的靈魂即是五蘊，我們的神識與精神本來就有某種能量，所有的學問與記憶等都是社會給我們的，本來我們一樣也沒有，都是別人教的，學會了之後自己再去發明、去發現，這些就成了我們的學問。原本連我們自己一點點也都沒有，源頭是清淨無染的，清淨如虛空-「至虛」，從至虛處看到本來的原理，就是無生。原理是整個的一，它的內容在生在滅在轉動，裡面在活動，活動名無常，但以整個的一去看是常。常的裡面在永遠的動是無常，動就是生命。因動故有時間觀念，這是由誰看到的呢？是由凡夫立場所看的。若能看到了中央，至虛無生，看到第一義諦，第一義諦就是勝義諦，不是在使用的時候發生，而是空門至虛之處，即是至虛無生。能夠看到至虛無生微妙的道理，就是般若玄鑑妙趣，即物之宗極。深入物的根源名為宗極，看到一切諸法的源頭處就是妙趣玄鑑，什麼是玄鑑？空智，般若又叫空慧，由般若空慧實智去觀照，透視有空理，這種妙趣就叫做玄鑑-微妙的鑑察。玄鑑是聖人特有的，佛教名為般若、空慧、空智。用空慧去看實在的空，看到時就會感覺到空即不空，這裡有動力存在嗎？有動力存在。開始看不到什麼，再看下去時：「嗯！好像有什麼了。」但未成形，只感覺有個動力或有個什麼的。

譬如做麵包，做麵龜（祭拜用的食物），煎餅、饅頭.....，做饅頭有做饅頭的思想，煎餅有煎餅的思想，做麵龜是做麵龜的思想。麵龜與麵包都麵粉做的，未形成以前的原料就是中道，原料就是中道以般若之玄鑑去看的，若成了成品就不是中道了。成品如麵龜和饅頭，這時你只看到麵龜、饅頭卻看不到麵粉的存在。偏於麵龜與饅頭就是表示了「有」，若只看到「空」就是偏到空，偏有偏空都是偏頗，不是中道。看到麵龜是麵粉，饅頭也是麵粉，麵粉表示空，故有即是空。空又會變成有，麵粉會成麵龜或饅頭，故空即是有。變成麵龜或饅頭都是由人因緣所成，因緣故緣生法。若無因緣就不能形成任何的物故稱緣生法。所以要理解到非空非有，妙有才能從中出現。若不是聖明之人，入道的人，或腦筋特別好的人，他怎麼能夠覺悟到有、無中間之中道呢？未悟入的人就需用觀想法亦是分析法來契入。故說「是以至人通神心於無窮，窮所不能滯。」至人即是聖人，是開悟的人，比如我們在這裡研討並忽然知道：「喔！原來如此！」這就是開悟了，此名至人。若完全都聽不

懂，就表示還在城門外徘徊，叫做門外漢，此時就要由四攝智請你進來，「札、吽、鏝、斛」，他們站在四門外，就是要鉤你進來。我在這裡說：「札、吽、鏝、斛」，不知那一個已被我叫進了城內，若未進來的就仍在城外站著，然而我相信你們都已入城了。知道道理的人就會通心神，神是指精神，心與神相同，精神系統會看到無窮無盡的道理。但在最後的道理深處卻不會停止，不會停於空，空有雙融故。他在有處就可以直接看到空，但他不會停在空而不出有。他要在世間、在「有」的「空」中去磨練，去修行，這樣他才不會偏於空。大乘佛教主張要活動，在活動中去悟入空理。小乘羅漢都在深山內修行，直接入空卻不出來，這是外道行。「窮」就是窮極道理不滯礙。「極耳目於視聽。」不能杜絕耳朵去聽、眼睛去看。「聲色所不能制者」，是指聲色不能控制他的精神，阻礙他精神的運用。比如靜修的人，在還未悟入道理時會怕有人來吵，看到會討厭，經過某些地方看到花紅柳綠時就擋住不要去看，有時連蟋蟀的聲音也不喜歡。這個修禪的人，是修「天」的。修「天」的人最怕吵，因為「天」就是指清淨，要上「天」的人就很怕吵。而菩薩是以「地」來估計，所以菩薩入地不怕吵。我們應該在工作中磨練，去看清楚那個道理，這樣才是修菩薩行的。菩薩是入地的，所以菩薩落荒草，他與雜草一起生活，可以說是鶴立雞群，一支獨秀，雜草中獨有一支花故顯得特別的美。一支獨秀就是指菩薩，他在人群中能脫離其處，但一樣能在人群中活動。他的精神感覺特別與人不同，他與凡夫生活雖然相同，可是他的精神已脫俗；他不會看到有而執著，就貪、就瞋、就妒忌，不會看到有便起痴.....，看到任何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、妒忌的境都不會染著，又不會執在全無動作的虛玄之中。他不用杜絕耳目，更不用隔絕聲色，聲色都不會妨礙到他的生活和修行。這種修行人已經悟到了萬物自虛，已經悟到萬物的理，是虛偽的，假的，不實在的，是由空中緣生出的法，所以他不會執著，他才能「極耳目於視聽，聲色所不能制。」。所以理趣經的三解脫門-空、無相、無願，就是在說聲色所不能制，因為他已經沒有需求，已經看破。此處即是說萬物本自虛，本無自性，故不執著。我們也一樣，我們是萬物之一，森羅萬象那麼多，我們只是其中之一。我們不能跳脫出森羅萬象之外，因為我們亦為諸法之一。就因為我們無法跳脫，故我們若能玄鑑透視，我們就能在萬象之中一支

獨秀，成為荒草中的菩薩，我們能在荒草中透視，我們才能成為大乘的菩薩，否則就是偏空羅漢。

『是以聖人乘真心而理順，則無滯而不通。審一氣以觀化，

故所遇而順適。無滯而不通，故能混雜致淳。』

聖人乘真心，真心就是能透視到空有相融，會變動，有還無，無還有，是因緣法，緣生法故無自性，物虛故不堅固。他順著理在生滅生滅……，不需阻礙，不需控制；人會死，要控制著不死，就是不順理。會死就一定得死，若你還未到死時，為什麼要故意去死？你還能活著，為何偏要去自殺？人能活著，為何要殺他？所以要順理。死是本來的，自然的死就不應煩惱；但若故意去控制不死，就是逆理。所以要乘真心而理順，絕對不能違反道理，要去順道理。順理就不會滯礙，不會有任何的事能控制你的精神活動了。所以我們要乘一真之心，去明瞭宇宙的造化，才能「審一氣以觀化」，這時你就知道了一真的整個。這裡只說到了一真的境界，但並沒有說到六大喔！六大在真言宗才有說到。現在說的是一真中整個的一，真如整個的一，裡面含蓋的多元還沒有說，整個的一會變遷才能成萬法，裡面的地水火風空識還沒有說，「審一氣以觀化」，「審」就是看，變化就是因緣法。我們站在一真的、真如本性的境界去看造化，就像站在車輪的中心去看車輪轉動。一個齒輪在轉，一萬個齒輪都隨著轉，因為帶動故。我們即在馬達的中心，看著一切的機械被帶動，我們在宇宙一真的中心，看著一部無形的馬達在不停的動轉，帶動著無限宇宙的森羅萬象不停的創造緣生。緣生法道家叫造化。審一氣即是我們站在真如本性、一真法界的中心，去看整個宇宙的造化。森羅萬象的造化一氣就是宇宙的中心點，此力量帶動著整個宇宙在轉，轉而不轉。我們能夠審一氣以觀造化，就是住在中心點了。所以曰：「悟者轉法華，迷被法華轉。」站中心去看宇宙的造化與轉動，你就能「所遇而順適。」如此每一地方你都能監督得到，你的位置不換，轉而不轉，不轉而轉。有而非有，非有而有。此與轉而不轉，不轉而轉是相同的意思。無即有，有即無。你站在

中心，不轉而轉，中心點轉而不轉。你若能把握住並站在此中心點，那就是你觀照的力量和定力；不轉就是定力，轉叫做觀照。寂而照，照而寂，位置不移叫做寂，在轉叫做照。照而寂、寂而照；動即靜，靜即動；有即無，無即有；這些都是同樣的意思。無滯礙就是通與順，故能統理萬物，能和萬物相處，故能所遇順適。因為已掌控了工廠的源頭馬達來總領，馬達若不轉動一切就會停止，任何的運轉都由此統一管制，故曰：「能混雜致淳」。它能任意的摻雜支配與統一，摻雜而不剋，不會阻礙。猶如華嚴十法界的十玄門之事事無礙，每樣事物都像光，相涉無礙。若以世間來看，你是你、我是我，就有礙，有礙就是凡夫。我們若以透視或掃描或以 X 光所看的結果，人的五臟六腑就都沒有了，就只剩了幾根骨頭，若用更先進的方法去看就什麼也沒有，故我們認為的有礙根本都是無礙。因為無礙相通故，加持便能成立。你和我原本同是一氣，審一氣以觀化，你我皆是相同的馬達而來的力量，一氣所統理的，若能夠站在此位就是成道的人。其實不論站與不站此位都被一氣所統。事事無礙即是華嚴的境界，真言宗說即事而真，即假即真的來肯定。你要肯定假的就是真的，就必須要審一氣以觀化，觀到性空。你若沒有通透性空學，你就無法入道。通透「空」還要從「空」出「有」；即從凡夫的有入到一氣中心裡，再從中心出來工作。你要站在軸心，不能跑到輪的週圍，你若無法回到中心，你便迷失了方位和原位，你一定要站在輪的中心才能不離原位。例如做董事長的才能站在中心，若我們只是員工，沒有做過董事長的工作，怎麼能知道全面的工作和帳目？我們只懂磨鐵鏽功夫而已，倘若我們做過了董事長，我們便能明白公司的一切業務，你才能到工廠中視導；工人不能工作時，任何的工作你都能兼著做，因為你是董事長，你有經驗，公司的事你都很清楚。你進入了中心，悟道了宇宙的一切事物，你就能無滯而不通，你就能和外界的人混雜無礙，那時，你信什麼教就都沒有關係、都無礙了，因為全體都是大日如來的化身，只是程度的高低不同而已，你信天主教或什麼教都是一樣，那只是某一種的生活方式而已，而他們都是大日如來的化身。我們是人類就已算很好了。豬牛雞鴨雖也是大日如來的化身，但牠們無資格聽法，也就無法進入大日如來的中心。例如一個工廠在做肉罐，那隻豬只能是肉罐的原料，豬到了肉罐工廠永遠無法進入董事長室，更不用說

去坐他的位置了。而我們就幸運多了，我們不但能進入董事長室，還有資格去坐他的位子，你要不要坐，就由你了。信不信由你，悟不悟亦由你。我們是樂意受人支配抑或喜歡支配別人呢？你若能審一氣以觀化，你就能支配別人。你若只是在外圍你就被人支配，如此而已。佛法平等，但要由你來創造，你的毅力，你的研究，才會有資格進入佛法的中心。你能夠審一氣以觀化，觀宇宙的造化，就能對宇宙的一切事務明白，你對宇宙的道理都清楚了，你要開任何的方便就隨你了。學佛起初是發菩提心修行，然後是證菩提，再其次是入涅槃，最後是開方便。涅槃只是假名，只是修行的某個程度，瞭解到不生不滅的原理即名涅槃；我已經瞭解到生和死是無有的，就是了生死了，並不是有什麼生死可了。西方極樂國土意思也是這樣。

我們很有福氣才能學佛；修行並不是要修什麼，是要修我們自己，聽經亦是聽我們自己的，悟道也是悟自己的，道理不能賣，有錢也買不到它的價值。假的東西有在賣，但真實的東西無法買賣。尤如理趣經，你若去研究，會發現理趣經是最高、最具權威的經，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，

眾生芸芸，非常可憐，需要我們救度，若我們修行到某個程度，進入到第二、第三地時，會生起慈悲心，慈悲心生起時，就認為自己很會修行，很懂得道理，並想要趕緊講道理給人聽及度人。看到一切的蟲，或牛、馬等畜生也覺得很可憐，甚至會為牠們流淚，「牠們乃因過去不修行，今天才墮落得這等淒慘。」沒有衣服穿，披毛戴角，想要度牠們。那時就會發出一種要救度眾生的觀念，這種觀念好嗎？當然是好的，慈悲嘛！但這種慈悲叫愛見悲。認為自己很會修行，很行，可是對這個生死即涅槃不二的道理是要更清楚才行！一切事物都是絕對的，那就是站到了宇宙大輪的中心去觀看一切造化，審一氣以觀化，這時眾生的事就都是我們份內事。我們站在輪的中心，輪的周圍當然也是輪部分，並無分離。所以眾生就像我們的手和腳，只是成佛與不成佛境界上的差別而已。車輪的周圍是鐵，中心亦是鐵，故平等。只是有的在外圍，有的在中心，以此來比喻精神昇華後的立場，精神昇華了就是站在輪中心，尚未能夠昇華就好像站在邊緣。中央和邊緣有差別，站在中心看邊緣，覺得邊緣都是由中心放射出來的，知道車輪周邊的鐵和中心的鐵

同是一樣，那時的境界，就沒有度眾生的看法了，也沒成佛的看法了，終日度生而不見有眾生可度，所看皆是平等寂滅相，所以叫做一一淳真。鐵是鐵，柴是柴，土是土，真理是真理，並沒有眾生和佛之差別，我亦復如是。自己、眾生、佛，只是精神境界的差別看法而已，故心、佛、眾生三無差別。

『所遇而順適故，則觸物而一。如此則萬象雖殊而不能自異。

不能自異，故知象非真象。象非真象故，則雖象而非象。

然則物我同根，是非一氣，潛微幽隱，殆非群情之所盡，

故頃爾談論至於虛宗每有不同。夫以不同而適同，

有何物而可同哉！故眾論競作，而性莫同焉。』

在不二的境界裡，看一切的一切都是真如本性，以禪的境界是真如本性，華嚴境界之十法界皆是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以真言的立場來看是六大。一真法界是第九阿末那識。另還有第十一一心識。很多的眾生，及很多的動、植、礦物也是在一真法界裡面。有情世界和器世間，正報和依報，都是依精神的發用來說的。我們的精神、神經活動與我們的身體機械裝配是否夠好有關，頭腦較好的煩惱比較多，腦筋較差的像牛、羊、雞、鴨等，就不會回想過去，自然妄想煩惱就比較少，牠們雖只知道肚子餓和睡，但卻也知道教示牠的子孫。這是牠們本性中有的理德，也是大日如來的理德。人呢？靈活，腦筋好，甚至知道法是緣起的緣生法。人和東西都是組織而成的，家庭與社會、國家、世界等也都是組織而成的。組織自然有組織的來源，但我們如不懂得去感恩，這樣就跟低級動、植物沒有什麼兩樣。所以我們來自於社會就更應貢獻於社會，來自於家庭便要貢獻於家庭，來自父母也要孝順父母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人類越發達就應該越孝順，故對全人類、社會、國家都應該有回饋的觀念，人類有這麼好的頭腦，才能透視宇宙真理，能透視真理的人就沒有了分別心，看人類就是一家人，甚至包括自己的身體也是如此。然而從真理中透視到這些只是無形象，是緣起法，因此不要過分執著自己的身體是否能夠永遠的存在，只要知道組織必有來源，故應好好地活

用，這樣生命才能昇華。當體是實相的，無自性的，當體就是六大，一切物皆是無形象的六大所變，變出來之後，他當體就是真的了，但你要知道這是空性，性空，所以不可去執著。例如人本來就會死，東西會壞，乃組織故。能透視此道理後，不論在觸、聽、摸的每一樣東西都知道這是真的，但卻是無自性的，所以每一樣東西都歸於一元。森羅萬象各有各的樣子，然真理無異。所以說：「如此則萬象雖殊而不能自異。」雖然森羅萬象奇奇怪怪，但那只是現象，而不能自異則是真理，真理是一，萬象是多，多即一，一即多。萬象不能一樣，因為是緣生法，不能一樣是因各各的業力和組織因緣的不同，父母生我們，你有你的父母，我有我的父母，來源有自，可是原理一樣，然發生的萬法就不能一樣。「什麼叫做人？人長得怎麼樣？」「人有頭，有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頭髮、耳朵、又有脖子，還有手、有腳、有五臟六……，這樣叫做人、」「然動物也有呀？」「不是的，人的特色是用腳走路，用手工作，假名為人。」「如此，則人都是一樣的了？」「雖你我都是人，但還是不能一樣，相同是指器官相同，原理相同，叫理同。但形體不能相同；你爸爸是你爸爸，我媽媽是我媽媽，不能一樣，若一樣，你太太變成我太太，我太太變成你太太，這樣就嚴重了。」所以同而不同，雖異而不異。雖不異而異，這就是真理。真理相同無異，因為是緣生組織法，雖「相」不同，但「相」也會壞滅。乃因臨時組織的所以會壞，生命自母親懷胎開始成形，到現在的新陳代謝，吃的食物、吸的空氣做為我們的營養，而舊的細胞在剎那剎那中排洩；根據科學家說，全身的組織經過七年都會更換完畢。屬於這個時間的放在這個時間，屬於下一個時間的就放在下一個時間，之前已說過即是物不遷論。

若以理方面來透視「相」，「相」皆是假的，「相」非真相，非真相故無相，暫時假立為「相」。如我們以火劃圓，火就變作火圈，火若劃三角形，這火圈就變成三角形。所以人可以創造，依據我們的精神系統，於悟道後站在中心點，來改造你的心靈及一切的行為，甚至相貌，這都是精神能管得到的。假如你的腳被挑斷了筋就不能再接合了，就不能改造了。有些人說得很神秘，用神通，摸一摸你，糊一糊，做一做，將腳接一接，吹一口氣，讓你再生一隻腳，說得似乎很有道理，但佛祖從未說過，沒有那個道理的。所以

論又說：「然則物我同根。」一切萬物及我們通通都是一真法界的六大所生，天地與我為一，萬物與我同根，同樣是那個源頭所生的緣生法，緣生即業力，由過去世的業力滲透本來的性而來左右我們。。本來的性是一種單純的、無意義的，且自然能讓你活動的，我們能活動就好像是同時被附帶到裡面的那個意思，我們所做好與壞的習性會自然地流入本性中，本性能變相，變相時，就做出不一樣的事了，那時便由我們的業力所左右。然我們本來的性是清淨的，因為有錯誤的觀念映入才做了錯事，我們若能一念覺悟，那錯誤的觀念便會即時消失。乃因觀念的好壞全無自性，執著好壞的執著就是業，執著好的有善報，執著壞的則有惡報，然善與惡都是業。不善不惡為大善都不執著，就恰好站在本來的清淨，不生不滅的寂滅本性上，這樣就是站到中心了。

所以是、非、有、無同體，都是一樣的，那看不到的無，其原理是六大理德組織成的，不是空，是不真空；不是沒有，是有。只是你不知道有什麼原素在裡面。我們如能看透一氣的原理就是妙契中道。這種道理是非常微妙隱密的，不容易看到，除非超越了真、俗二諦的人。偏真是羅漢，偏假是俗人，不真不假是非一氣站在中心才是菩薩。

菩薩是開悟又在工作的人；應該說開悟就成佛了，然開悟仍在工作就是菩薩，這種道理非常深，要聖人或悟道的人才能瞭解，不是一般凡夫之人能夠體會得到的。現在我們依這個原理，在睡前，躺著，坐著，閉著眼；開始思考，如想不出道理來，無法證入，就用析空法，用分析法去觀看：看一棵樹，看到後來什麼也沒了。乃緣於原本只是一粒種子，發芽後變成二葉、四葉，一寸變二寸，二寸變一尺，幾年後變成好幾丈，好幾千斤，原來沒有的東西會開花結果。但有一天也會被砍掉，或乾枯死掉，葉子掉了，枝幹，或被燒成灰，幾千斤幾萬斤的木材到最後就沒有了，沒有了卻是入到了虛空，此時虛空不會變大或變小。同樣樹的成長，虛空也不會縮小或變大。虛空不是伸縮性，而是無礙性。再大再小都能容納。若是收縮性的，像氣球，吹氣就會變大，氣放掉就會縮小。真言宗叫做有門，乃因透過空，進入空，再從空出有。直接肯定名「體空」，用想的是「析空」。心想我的身體本是無，現在成了有，以後還會變成無，我們因不明理，因此要用析空法去分析。析

空法和體空法不同，體空法就像手臂被撞到、身體去觸到、體驗到，知道冷熱等等.....，這叫體驗。精神直接證到，直接體驗到叫體空法。證到了體空法，再從體空法中出來，我們就能看到宇宙的萬象不增不減、平等一味。你若從分析空理進入，自然就能入體空，觀出了體空，你就證入了實相。過去很多的人只講理論，理論再理論，若沒有證到實相？那只是在玩弄筆桿，或說的也很熟練。但都是玄虛的，一切都是空的，又大家看法不同，各自發揮並寫了自己的書，但都偏頗了，所以僧肇法師著了這論來破「心無論」，「即色遊玄論」，「本無論」等看法錯誤的人。

「何則？心無者，無心於萬物，萬物未嘗無。此得在

於神靜，失在於物虛。」

「心無論」是晉朝道恆法師寫的，又名心無宗，連心也無，禪宗說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。不是指連心也無，無就不會生有了。肇公問：心無的人怎能作出這個心無論呢？「無心於萬物」是說：物在面前，我的心不去估計。或閉著眼睛不看，無心於這個東西，這個東西就沒了，但禪是這樣嗎？各位都有坐過禪，坐下去心不想什麼，眼睛閉著就什麼東西都看不到，或耳朵不去聽，這樣叫做無嗎？孔子說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有但不去看。或所謂的聽之不聞，視之不見。聽是有聽見，看也有看見，可是我的心不去估計，不估計故無，這就是心無，因為心無故萬法無，此為道恆法師認為一切緣生法都是由心估計出來的。但有的東西原本就是有的，只因為你不去估計才會變成無，但它仍然有，此時所得到的功夫只是你內心的寂靜，心不估計故物不顯而已。但你的心裡仍然不虛，因為你對本來有的東西沒有看透，現在破這一點。你的心無，不估計故萬物無？不是的，萬物是永遠存在的。你的心估計或不估計都是一樣，因為透視之後的本性是空的，所以成立也無所謂。像這張桌子我們看是有，而桌子的當體自性本空，桌子是木板組織的，組織後才命名為桌子。拆掉桌子就沒了，只剩下木板和釘子而已。而桌子物本虛，桌子本來就是無的。「心無論」是指我的心不看桌子就沒有桌子，心無桌子故不存在。故前云：「一一淳真，十亦不異」就是這意思。心無論裡面所寫的，譬如有人坐禪，心不去看，非禮物視，非禮勿聽，或者是聽之不聞，視之不見等，這些是還未能透徹實相。要視之有見，聽之有聞，且性本空，才能真正透視當體的實相。

「即色者，明色不自色，故雖色而非色也，夫言色者，但當色即色，豈待色色而後為色哉！此直語色不自色，未領色之非色也。」

次第破晉朝道林的「即色遊玄論」亦名一即色宗。物有黑、紅、青、白等色彩。大家認為玫瑰花是紅的，此乃由人的精神看到後才命名為紅的或是綠的，也是我們的精神感覺後才命名為紅色或綠色。「即色遊玄論」認為黑、紅、青、白等色彩都是由心去取名的，此觀點稍微有入空性，不過我們對這種進入空性的方式不能採納。乃因色本來就現那個色，不需人去命名，青就是青，紅就是紅，本來就是那樣，凡夫看的和聖人看的都是一樣，故你不必刻意用心去看，認為是紅或不紅，那不是智，那是滅識，滅識就能成智嗎？識要轉，不是要滅，是轉識成智，不是滅識成智。色不需人去命名的，色本身是經過化學作用後而成的，凡夫看紅色就是紅色，黑色就是黑色。可是聖人以中道義來看：色非色。空門的人來看：色是人取的名。這二者是有差別的。心不去估計，故黑、紅、青、白就沒了，但色本來是有的，因你未能洞徹色即非色，譬如寫字用的墨水，如把此化學的墨水分解開來，就有紅的，綠的.....等等色彩，經過了其他的組織才變成黑的，如把染到的墨水洗去，仍能看到些紫色、紅色等等的顏色，此色都是由因緣所生法組織的，其性本空，即色是空。「即色論」認為色由心而來，心不去看就沒色了，這是在遮自己的根塵而已，這叫做遮，未能透過實相，乃因尚未完全看透圓成實體是真的，而這個真的其色非色，只是組織的緣生法。

「本無者，情尚於無，多觸言以賓無。故非有，有即無。
非無，無亦無。尋夫立文之本旨者，直以非有，非真有。

非無，非真無耳。何必非有無此有，非無無彼無？

此直好無之談，豈謂順通事實即物之情哉。」。

次第再破「本無論」，是晉朝竺法汰所著，他也立了本無宗，本無論這個無是指每一樣東西都是無。我們人有感情，有心，故估計一切事物皆是有。所謂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這是有了境界的人想法。目前很多人認為「三界唯心」是指一切的諸法是由我們的心估計後才有的，但事實上一切東西是宇宙自然有的，你死了爛了，那些元素仍然存在，不論你有否估計，那些東西還是存在，你心想電線桿，電線桿就會生出來嗎？不是由你心想才有的。是你用心估計後感到了它的有無，那支電線桿本來就在那兒。萬法唯心，是指諸法在你內心估計後產生了諸法的印象，但是你不知道諸法自性本空。萬法唯心不是指你心有，故才有這些東西的，。若你的心不去估計就認為那些諸法沒有，但別人看仍是有，你無心看就沒有，那只是你的事。故不是你心有故那東西才有。若想了就有，你就比神仙更行了，想要汽車有汽車，要火車有火車，若是這樣就比誰都行，但不是這樣的意思。所謂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是在說我們的精神世界。精神世界認為是這樣，你的印象就成這樣，但那只是你精神認為的，你認為這東西有，印象有，你死時這樣的印象就會出現；你看過的東西，死後會在潛意識中顯出來，你心中若沒那個東西就不會顯現那個東西。所以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就是指你的心所法而說的。

「本無論」作者認為什麼都沒有，他說「有」的東西是沒有，有也是無，連無的東西也是無。通通沒有就對了，這叫本無。例如一棵樹本來無，現在有一棵樹，故這個有亦是無。那支刀本來是無，現在有了一支刀，故那支刀的有也是無，若是無來割你的脖子，看你的脖子是否會斷？沒有刀嗎？有。刀是性空，但刀不利就不能用了。若不打成刀，打成一支鐵錘，兩者用途就不相同了，但鐵是相同的，故刀自性空。現在做成鐵錘，鐵錘是緣生法，是人造的，故鐵錘性空。把鐵錘熔化後再做成一塊鐵板，鐵錘便沒有了，故

鐵錘性空。鐵錘性空不是連鐵也沒有，鐵是有的，鐵是本性，鐵錘是現相，現相的相是空，名鐵錘。若有物你說無，熔解成了鐵板你亦說無，這樣對嗎？水譬如空，冰譬如是有物。冰無，連水亦無？「有」無，連「無」亦無，這樣就不對了。因為，有不是真有，無不是真無，有是因緣生故不是真有一物不真有。但物質的本性不是無，只是你看不到。相是組織的，是暫時假立的，所以我們要怎樣製造都可以。而物質就不是人創造的了，是自然法，是宇宙的自然力，是如來秘密力所創造出來的，他本來就有繼承血統的性。創造力像馬達的動力，就是如來的秘密力。去運轉去工作就是業力，業力是本來的動力，動力是如來的秘密力，動力可由我們自由運轉，這即是緣生法，動力是永遠有的，馬達是永遠在轉的，要怎樣轉隨你意，這即是緣生法。若我們不用就關掉，關掉後就不必運轉，可是馬達不論何時都是有動力的，這個動力是如來甚深的秘密力，是宇宙的自性，而諸法是無自性的。宇宙有自性的東西就不會壞，自性是什麼樣子？自性是空，摸不著。微塵還能看到，到了電子、離子、光波時就看不見了，就難以證明了，所以性本來空，而空能生有。佛陀曾說：微塵就是我們這個世界，一個微塵一個世界，世界是什麼意思？世界就是時空——因活動存在了時間與空間。一物一世界，一微塵一世界，微塵最初的是極微，極微是無法看到的，七粒極微生一個兔毛塵，兔毛塵就是兔毛最最尖的地方，它為數甚少無法停止住。七粒兔毛塵合成一粒羊毛塵，如羊毛最尖的地方，也不能停住。七粒的羊毛塵合起來變成一粒沾客塵；即剛從外飛進來微細的、污穢的塵埃，我們可以看的到，叫沾客塵。七粒沾客塵合成一粒叫微塵，這是真正的微塵，像髒髒的桌子，我們用手一劃就可以看到那是塵埃了，塵埃擠在一起變成污垢。一粒塵埃即一粒世界，一粒塵埃即一個單位，一粒塵埃即一個法。石頭或土塊由無限多的塵埃集成，土塊壞掉塵埃有否毀滅？沒有毀滅。法住法位，法無去來，永遠停在原來時空上，但是組織後我們看到了整個的現象，例如把麵粉做成葫蘆、麵龜、饅頭等等，要做出什麼形都隨我們的意，我們捏出的成品即名現象——諸法相，諸法相是假的故無自性。將麵粉比喻為宇宙的本性或佛性，諸法比喻為我們所做出來的成品。成品不是無，無的話要吃什麼？成品是有，只是形成的形體當體自性本空，而本性、原料是有的，有的源頭是空性，所以不能說

空是無。「本無論」裡連無也無，有也無，不符合佛教的意思，所以肇公作論來駁斥。

「夫以物物於物，則所物而可物。以物物非物，故雖

物而非物。是以物不即名而就實，名不即物而履真。」

這是以空宗來說的，名一是名為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。用這個名來稱這個物，被稱為名號的這個物不是真的那個名，那個物是我們用假名去叫它的，名是大家共同約定的稱號。如書籤，大家都這樣叫它，改天就知道它叫書籤，但書籤不是這個，這個原是紙，書籤只是假名，紙用在此處假名為書籤，書籤本無，書籤只是我們給它的假名。我們也可說它不是書籤而稱作紙片，故你稱的書籤有嗎？無、有。你稱的紙片，紙片有嗎？亦無。故物與名兩者皆不履真。我假名全妙，你要叫我全妙。全妙是我嗎？不是。我不是全妙，我是我，全妙是全妙，沒有全妙。而我現在也不是全妙了，我已號悟光，如何？全妙不是那個人，那個人也不是全妙。兩者是各別的。有名可稱的還可以名號稱呼，若是看不見的一無一要如何取名，譬如現在很冷，冷在那裡？是你的感覺後，取名為一冷一是我們想出來的，根本沒有冷、熱那個東西，那只是你精神感覺後將它取的名而已。「是以物不即名而就實，名不即物而履真。」已能知道的「有」和可以指出的「有」都是無，那麼不能指出空洞的東西你認為也是有，那就更錯了一以上是空宗的看法。你認為物是有的，名是有的，這就未免太執著了，此種看法就是束縛。真諦是無名的，假有的東西亦是無名，「名」是我們假定之稱呼而已。

『然則真諦獨靜於名教之外，豈曰文言之能辨哉？然不能杜默，

聊復厝言以擬之。試論之曰。』

復次再論空性真諦，這要特別以「精神」去審察、體空、分析與鑑定。用「精神」去感受的，是無法用言語來論斷，那何況是文字？如何才能讓人理解到佛教的真理、中道義或假即是真，真即是假等等之理呢？由於「假」的諸法由「真」轉變而來，真會變成假的，假的源頭是真的，故假的當體就是真的。我們由此契入「空門」又再用真的來肯定，這樣我們才能生存，否則就沒有了生命。所以佛法不能不說，且要藉著言論與種種的譬喻來論述。我們用心去想，把道理提出來。我們的生命是轉動的，但聲聞、緣覺、羅漢等卻把生命變成了死的，灰身滅智，菩薩就不是了。我們的生命是宇宙的生命所付予，所以我們的生命當體即是宇宙生命，故應由我們繼承，所以生命的意義是繼承宇宙的生命。

『摩訶衍論云：諸法亦非有相，亦非無相。中論云：

諸法不有不無者，第一真諦也。尋夫不有不無者，

謂滌除萬物，杜塞視聽，寂寥虛豁。然後為真諦者乎？』

中論說諸法不有不無就是第一義諦，第一義諦就是真諦。而一般說的真諦是指空，俗諦是指有，然「空」、「有」都是偏頗，不有不無之中道才是第一義諦。有的物質你說成沒有，要把它毀掉，這樣就錯了，應該要看到當體即性空，本來沒有的，因為緣生法才變成了有，所以它會壞掉，會消失。若是空，無就不能變出有。因此，「空」、「有」是宇宙的本性，有佛性，有真如本性，有物質因，有精神因，因此才能發生緣生的「有」。所以空不是絕對的空，你若是完全的空，就叫豁達空，豁達空就是斷空；斷滅，完全無有，若以豁達斷空為真諦者，此人就墮入了無記。所以說：「寧起有見如須彌山，不起無見如芥子許。」寧可說有，不要說什麼都無，若說什麼都沒有就不行了。所以永嘉大師說：「豁達空，撥因果，莽莽蕩蕩招殃禍。」故不

能說一切皆空，這是眾聖所排斥的，所要破斥。所以大乘教一定是顯「不有」、「不無」之中道義。如金即是器，雖打成了戒子或鐲子，但要知道它的當體是金，不用把器熔化後才說是金，鐲子就是金子，若非把鐲子熔化後才認為是金子，這是多餘，即是執著，不認識道理，不認識鐲子當體是金。若把森羅萬象比喻成金子，變成戒子、箴簪，或變成種種器具等，雖形體不同，然森羅萬象的當相即是空，不用等分析之後才叫空，不是相溶化了才是空，當體即是空。當體空故，事相即真，當相即道。真言宗徹底的肯定現象，因為已透視了器器皆金，平等一味，不用滅器再求本來面目。禪宗有些是斷其知覺，杜絕知覺，坐禪一物不思，什麼都不知道，捏了也不會痛，這樣叫空？這就是解器歸金，只是分析法，分析後才看到的空，名析空。這種學法是不如法的，所以文曰：「豈謂滌除萬物，杜塞視聽，寂寥虛豁，然後為真諦者乎？」就是指此意。

執著也是緣生法，因緣故生，因緣故滅。我們的業力到了某個時間點就會去創造，去出世，不停的代謝至今，由業力支撐著我們的生命，一期生命至因緣終了，你若執著不讓它滅，它就偏要滅，因為性空。如未能徹底透視性空你才會怕死，才會執著物質。你執著，就偏偏不讓你如意；你不想老就非得老，你不想死就非得死，你不想生病卻偏會生病，希望錢能多一點，不要漏財，卻偏漏財.....。故起煩惱，煩惱有用嗎？煩惱若能補救的話，那總統皇帝就能補救不會死了，可是他們一樣得死，一樣被埋掉，誰也不能永遠地存在。

成吉思汗打入了莫斯科，統治外國好幾百年，那是我們中國版圖最大的朝代，然成吉思汗於今何在？孔子是中國的聖人，最了不起的人，今何在？釋迦佛那麼偉大，他的物質今何在？釋迦佛會煩惱嗎？釋迦佛不煩惱，因他知道這個宇宙真相並教給了我們。釋迦佛從不怨嘆，他皆歡喜接受。而孔子因有人早夭就很煩惱，他說：「天喪我之！」天要滅我，可見孔子有怨嘆，所以他與佛隔了一層。真正的大聖人，真正悟道的人是不會執著的。老莊是虛無主義者，他看到了無，是本無論，本無生有，有而本無，但他這個道理不夠圓融，所以佛教的人反駁他是豁達空、本無論，他還是很瀟灑的說：「你

若把我變成雞我就來叫更，若把我變做狗我就來守門，若把我變成什麼我都會盡職去做什麼。」他很瀟灑，遇到任何情形都能順其自然，所以叫虛無自然、無為自然的學問；老莊認為沒有所謂的因果不因果，他不信這一套，他虛無自然。他解脫了嗎？結果變成了羅漢，也算解脫，佛教說的羅漢差不多就是這樣。這種人他們要這樣信受也沒關係，但不會成為菩薩，或成佛，他只能去高山睡午覺，等睡醒了還得再來，他的定力夠了就會再來，但不知要睡多久。安眠藥吃的重就多睡一點，他的定力就像那樣。一切的活動，一切的言語，一切的心所法，一切的一切當體就是真，故不用滅假求真。真的所幻化出的現象是組織的，所以當體就是蓮華宮。你煩惱執著就變成地獄。你若瀟灑，看得透，放得下，提得起，你就在極樂世界了。你所努力的，讓別人也能去極樂世界，讓人人都能夠有這樣的感受，不只是自受法樂，也是他受法樂，那你就成了菩薩。你要救這些人，讓他們也得到那種境界，你去做六度萬行的工作，就是轉法輪，轉法輪就是轉自心的法輪和轉別人的法輪，這就是轉內、外法輪。度外面的人是轉外法輪，轉外法輪同時也是我們的心在運作，所以同時亦轉了內法輪。轉法輪有內外，但根本只是一個。做外面的工作要用內心才能做，無心是不能做的，你去做外面的事你的心當體就是在轉內法輪了，故不是兩個，所以修行只須一味，通透一味就成了。物物接觸時能相涉無礙，像燈光相涉無礙，這樣就是順道理故通，逆道理則塞，所以理解性空是非常重要的。

『誠以即物順通，故物莫之逆。即偽即真，故性莫之易。

性莫之易，故雖無而有。物莫之逆，故雖有而無。

雖有而無，所謂非有。雖無而有，所謂非無。

如此，則非無物也。物非真物。物非真物故於何而可物。』

所以你看得到透，就不會堵塞道的路，就是我們要走的生命之路。你若執著就永遠被拘束於三界內，你的繫縛消除了就能解脫，你若要解脫就要透視得過這個「有」、「無」。法雖有但無，緣生法不實，故「雖有而無，所謂非有。」非有不是有。「雖無而有，所謂非無。」雖然無，但緣生法而有，所以不是無。「如此，則非無物也。」不是沒有物，是緣生法的物，物不是真物故會壞。其次談色，色所取的名都是假的，那些色本來無名，生出來只是如此。如一棵蘋果樹生一百個蘋果，看起來都一樣，摘下來仔細看卻都不相同；芒果千粒，看起來一樣，但仔細看也都不一樣；而我們人類也是個個不同。因緣所生之諸法，故名亦是假的。緣生法是業力所成，形會壞故不是真的，故曰「物非真物，物非真物故，於何物而可物？」那就沒什麼可說的了。一切諸法都是大日如來在變化而已，故當體即是。大日如來與我同在，我即大日，大日即我。他與我們是同行，並且就是我們。我們的父親、祖先和子孫同樣都是來自那個源頭，故說眾生與佛同樣是那個心，沒有差別，當體就是大日如來，就是佛性真如本性，若再執著其他那都是多餘的，反而會煩惱，煩惱故墮三界，受三界緊緊地控制著，更嚴重的永遠墮在地獄，無法翻身。所以瞭解道理就不會執著，不執著就是解脫。

『故經云：色之性空，非色敗空。以明夫聖人之於物也。

即萬物之自虛，豈待宰割以求通哉。』

此處是破虛玄論。經中所說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色的性本空，不是色敗壞之後才是空的；聖人對物看到了萬物自虛，本來虛無，不用等待分解之後才通達道理。

『是以寢疾有不真之談。超日有即虛之稱。』

然則三藏殊文，統之者一也。』

寢疾有不真之談，是指維摩詰經中維摩詰生病的事，此經是一部劇本，事實上並沒有這個人，佛經都是以劇本、以事來詮理。寢疾就是生病，佛派人去向維摩詰居士探問，作了一個劇本對答，來說明大乘教義。維摩經在說不二法門。法華經說開示悟入-開佛知見，示佛知見，悟佛知見，入佛知見。華嚴經說十法界相涉無礙。真言宗說一真法界六大無礙。相涉無礙就是不二，不二故能相涉但卻個個自立。性宗是真如隨緣，法相宗是真如凝然不做一法，每一個層級皆不同。真言宗說諸法甚多，但諸法是諸法，諸法是一，故一真法界；一真法界即多故即諸法；諸法不是揉成一團的，是很多的法集合為一個團體的，這一點要注意！例如很多的家庭合在一起叫做國家，不是把家裡的人弄死，揉成一團才叫做國，這樣就成不了國家。家也一樣，家裡的人組織後叫家，不是把個人揉成一團後叫做家。因此「以寢疾有不真之談」在說「色」、「空」不二。眾生者，心所法也。維摩居士病、菩薩病，菩薩病就是眾生病，眾生是心所法，眾生不是指一切的眾生，我們的心所法都是病，心裡的眾生都是壞的，都是地獄種子，地獄眾生。所以要成道就要發心：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；眾生度盡，方證菩提。」這是地藏菩薩說的。地藏菩薩也不是歷史人物，只是象徵人物，你要把自己看作是地藏菩薩，要有這樣的大願心，你自己地獄的眾生要度盡，你才能成就菩提。維摩的病也不是真有病，那是眾生的病。因為有病，有感受，會痛，會苦，所以才名生命。我們要能知道苦痛，酸甜苦辣熱冷等，有這種感受才有生命，若身無苦痛這個身體就壞掉了，沒有神經了，就沒生命了，所以受即是生命。

「超日有即虛之稱。」「超日」是指超日月三昧經，「即虛之稱」是指受也是假的，假是假，但有神經在受，然受只是因緣法，即虛，不是真實的，若是真實的就不會壞，痛就永遠在痛，就不會好了；因為是因緣法，所以痛是有時間性的；生病吃藥就會好，生病若是真實的，吃藥就不會好，故生病是假的、不實、非真。超日月三昧經云：「不有受不保命，四大虛也。」四大雖是空，但有性，有物的性，有理德，但這也是虛的，空性的，所以云四

大本來虛。四大虛故受亦虛，受雖是虛，但有受才有生命，這即是空、有雙融。受時知道是因緣法，痛時知道痛，痛是要保護我們的身體，若胳膊被割掉你都不知道痛，那麼哪有保護的功能呢？所以有受故有生命，這是在顯色、空不二的道理，把這個統合起來就是不二。

中國的荀子說性本惡，人才做壞事，而孟子說性本善，這都是偏頗。性若本善就不會變成惡，性若本來是金怎麼會變成鐵？性本善就不能變惡，本來是金怎能變成土、變成水、變成火、或變成鐵，性若善的就不會變成惡。荀子說人做惡是因為性本惡，性若本惡就不能發心求道，無有良心，惡就惡了怎麼還會變成善？善、惡是無自性的，但他們沒有解釋。只是一個說性本善，一個說性本惡。而鳩摩羅什認為不善不惡，善的可以變成惡的，惡的也可以變成善的，要無自性才可以。墨子的理論則說：人之初，性不善不惡。這就與佛教符合了。傳說墨子是從印度來的，是個黑人，全身黑漆漆地像木炭、像墨，故大家叫他墨子。

性像一把刀，刀是鐵做的，大家都想把刀磨利，不過「磨刀恨不利，刀利傷人己」自己不慎會割到自己，也會割到別人。所以更要善加運用。你若拿刀去殺人就變成殺人的刀，去切菜、砍柴就變成器具的刀；同樣是刀，但一個是殺人的器具，一個卻是救人的器具，故物不可毀。這把刀不善不惡就是中道，它過去雖然殺過人，但現在已不殺人，現在用來砍柴，故刀不可毀。人也一樣，過去做了錯，但法住法位，以前做了不對的事就放在那個時間上了，現在不要再去做好了，人做錯了事要給他有機會悔過，不能殺絕，讓他重新改過就好了，故人也不可毀。但若不改過，且不停的再殺人，這樣就不行了，能夠改過而不改過，這就是個人理智的關係了。所以一切的物我們都能譬喻，一切的物都是不善不惡，不是真也不是假，不是有也不是無，是不二。

『故放光云：第一真諦，無成無得。世俗諦故，便有成有得。』

第一義諦無所執著，三輪體空。是不空不有的中道義，所以無成、無得，就是不執著有。做事若有永遠性，若有所得，那就是有成、有得了。俗諦是不知因緣無自性而認為東西是永遠有的，去執著它的有成有得。好比我拿錢去布施，錢雖然是世間流動的東西不可無，但流動的東西是性空的，不是有但又能用，不用又不行，故也不是無。所以錢可以救人也可以害人，看用途用在哪裡。你把錢拿去賭博，錢就害了家庭，傾家蕩產，甚至為了錢去殺人。你把錢拿去救濟，做好事，給病人買藥，給飢餓的人買飯，錢便能救人。這是指真諦與世俗諦的差別，沒有學道的人，因為不清楚，所以對事物無法透視，不是執有就是執無，樣樣偏頗。世俗人大部分都是執有的，執有故煩惱多，執無則對世間就沒有甚麼貢獻；因為執無的人認為什麼都無，故什麼都不用做了，死了算了很消極，他不會害人也不會救人。

『夫有得即是無得之偽號，無得即是有得之真名。

真名故，雖真而非有。偽號故，雖偽而非無。』

因為無所得故知道了性空，救了人也不會討人情，認為這是應該的；賺錢也是應該的，辛苦也是應該的，生病本來就會生病的，吃藥本來就應吃藥的，能夠這樣透視，且放得下、看得空，當你在做有形相的事，而你的心卻放在無所得處，這樣「無得」就是「有得」的真名。你的心無所得，卻成就了真理。「偽號故，雖偽而非無。」那是假號。雖是緣生的然亦有物。比方你說都空了，但你受傷會痛，不吃飯也會餓，然飯是有不是沒有，因為餓故要吃飯。但飯若是真有，就不能消化了，吃一頓就好了，肚子就永遠飽了，還會餓就是性空，不會永遠存在。若能永遠存在生命就不能延續，不會死就不會生了。樹若永遠存在，樹就無法砍了，也燒不掉。鐵若是本來有的，就不能熔化。若世間是有的，世間就變成僵硬的。若空氣是有，就不能呼吸空氣了。故一切性空，性空故萬物才能存活，不是性空萬物就不能存活，就沒有世間了。「是以言真未嘗有，言偽未嘗無。」所以雖然說是真，但不是真有。雖然說偽而不是無。這都是因緣法。

『二言未始一。二理未始殊。故經云：真諦俗諦謂有異耶？

答曰：無異也。此經直辯真諦以明非有，俗諦以明非無，

豈以諦二而二於物哉。』

經云：真諦和俗諦有差別否？答曰：無差別。真、俗兩諦並非開始就是一，只是因為性空而生出諸法。經典的目的是要你依文字去透視道理，去知道真諦不只是空，而是有的。而俗諦是讓你知道萬物是不能永遠存在的。雖然有真、俗二諦說法，卻不是指有兩樣東西，只是一種而已。所以我們不能認為空理就是專門指空，人死不是經過寂滅才是死，本來就是不生不滅，就是涅槃。我們現在活著就是指業力牽住著時間的長短，而這種顯現出時間長短的消滅就是大消滅，我們的細胞在剎那間變換，在小生滅，這也是生死。故身體時時都在生滅，精神也是一上一下的在生死，以凡夫來看是有生死，聖人來看則是不二的。生死就是指在動著，生了再滅，滅了再生，生滅就是活動。我們有了活動與生滅才有生命，而我們的生命就是這樣而命名的，否則那有生命可言？生命本來是與宇宙一樣長的，我們此生只是小生命，就像水泡生起破掉而已。

『然則萬物果有其所以不有，有其所以不無。有其所以不有，

故雖有而非有。有其所以不無，故雖無而非無。』

若真是空，那麼生起的東西為何會幻化？所以這是妙有。沒有的空，變出來叫妙有，像水變成冰是妙有，金子打成鍊子也是妙有，這即是因緣所生法、我知即是空。因緣所生法故有，而性本空。

『雖無而非無，無者不絕虛。雖有而非有，有者非真有。

若有不即真，無不夷跡。然則有無稱異，其致一也。』

「若有不即真」雖有不是有，然有也不是真正有，是緣生法。「無不夷跡，然則有無稱異。」指不是要把它毀滅之後才是無，是不需經過分析，且是直接透視的，這是在說不二的意義。析色空是初學佛者所用，用久了就能變成體空。析色空起初是思考一個東西是怎樣組織來的？是因緣所生法生的嗎.....？如此慢慢的觀想，去分析，進而再分解到連物質因也沒有這就叫做析色，析色只是過程，當你透視之後，當體即是空 - 體空。

『故童子嘆曰：說法不有亦不無，以因緣故諸法生。

瓔珞經云：轉法輪者，亦非有轉，亦非無轉，是謂轉無所轉。

此乃眾經之微言也。』

所以楞嚴經裡文殊童子讚嘆諸法不是有亦不是無，因緣所生法故才有諸法生，此用經典來印證。瓔珞經亦說：轉法輪不是在轉，亦不是無轉，是轉無所轉。轉法輪是指宇宙的造化，空變有，有變空，本來是空性。如何證明？比如一個車輪，車輪從軸心下半用紙覆蓋著，露出一半，那只能看到車輪上半的部分，下面是看不到的。車輪在轉時就像生滅，車輪轉上來的時候，所看到的車輪名諸法生；車輪轉下去時看不到了，名諸法滅。這樣不斷的生、滅、生、滅，宛如人生生滅只是這樣的轉而已。白天和晚上是人類在地球上對著太陽所作的估計，你飛到太空就沒有白天晚上了，就像輪子轉下去又轉上來，轉下去又轉上來。生與死不也一樣，生像是法輪，死一樣是法輪，法輪沒有壞掉，法輪在轉否？在轉。在轉否？不在轉。因為沒有離開軸心，所以能轉到哪兒去？不轉而轉嘛！它永遠就只在這裡，宇宙是無限的虛空，也就是世界。我們要以世界藏於世界，宇宙藏於宇宙，無需逃遁，也無處可藏；此法輪在轉，並不會轉到別的地方，雖在轉但只在這裡轉，靜止的，就像一池湖水的內部在滾動，永不休息，這樣才叫做轉法輪。宇宙因為有生、有滅、

有活動，才叫生命。故有即是無，無即是有，空有雙融，只是一個法輪，能夠瞭解到這樣就沒什麼可說了。宇宙這麼的大，整個虛空就如同我們身體，我們的當體就在這裡，將宇宙藏於宇宙，以世界藏於世界，以天下藏於天下，都在這個範圍，跑不出去的，那麼還有什麼生死可言？什麼事物好執著？若如是，你看看你的財富有多少！整個宇宙就都是你的了，你還嫌你不夠富有？真是富有無窮。生命中最寶貴的是呼吸，空氣不用錢買，你要多少都能賜給你，這是虛空藏菩薩賜給你的，你要多少就有多少，你一天要呼吸幾次都可以，祂從不在意，這些全部不用代價，我們還能不知感恩嗎。其實這些是誰給你的？是你自己給你自己的。生滅也是你自己在生滅，不是別人使你生滅的。這都是你自己的本分事，甚至天下所有的人事都是自己的本分事，一個都未曾漏掉，都在法輪之中。若你已真瞭解，並站在法輪的中心去處事，你即是在轉法輪，若不是，你就被法輪轉。故你說沒轉但卻有在轉，你說有在生滅，卻絲毫沒有到別處去，無處可去。所以轉而不轉，不轉而轉。悟者轉法輪，迷被法輪轉。被法輪轉是我們執著故才被法輪轉，本來無所轉，本來如此。你墮入地獄佛性不減，你若成佛佛性不增。你覺悟了不二的道理就完全不會執著，你會對社會國家依自己的本份去做事，無代價的去做，這樣你就是佛，就是供養諸佛、諸菩薩，也就是布施諸眾生。而自己在本份事內絕對不能生起有或無的心，因為布施之人性空，受的人亦性空，三輪都性空，即是自己本份事，是自己應該要做的，所以不用計較。在這裡我抄了一份七佛偈，七佛偈是過去七佛在授記時說的話，這些話研究之後都是同樣的意思。

七佛的第一位是毗婆尸佛，這是他的傳心印法喔！

毗婆尸佛偈：「身從無相中受生，猶如幻出諸形象，人識本來無罪福，皆空而無所住也。」

人從無相中受生，好像放出諸影像，尤如電影幻化，我們若知本來無，則罪福皆空無所住，這樣就成了佛。

尸棄佛偈：「起諸善法本是幻，造諸惡業亦是幻，身如聚沫心如風，
幻出無根無實性。」

你心生起的善法是幻化的，造的惡業也是幻化的，身如泡沫心如風，
幻化出的是無根、無實性的，皆是幻化；沒有根故無有實性，幻有不是有，
是妙有。

毗舍浮佛偈：「假借四大以為身，心本無生因受有，前境若無心亦無，
罪福如幻起亦滅。」

四大就是地水火風空等理德，由此做成身體，這是因緣所生法，是假
借的，此心本來無生，是因為感受故有，然此亦是因緣法。「前境若無心亦
無」。前境若沒有心就不會生起，這好像法相。「罪福如幻起亦滅」，罪福幻
化，起了又滅。

拘留孫佛偈：「見身無實是佛身，覺心如幻是佛幻，了得身心本性空，
斯人與佛何殊別」

你見到你的身不實，如絲瓜藤是中空，如水泡，那即是佛身，「幻化空
身即法身」。你知道了心如幻如化，那麼 你就跟佛無有差別了；

拘那含佛偈：「不見身心知是佛，若實有知別無佛；智者能知罪性空，
坦然而不怖生死法」。

你不見身心即是佛，但你既知道就有那個知，那又不是佛了，故不能
有知。心既已起動，知道有你的身心，知道你是佛，你就又變成凡夫了。「智
者能知罪性空」，有智慧的人知道了罪性本空，他就坦然不怕生死，因為那
些如幻如化，本性空。

迦葉佛偈：「一切眾生性清淨，從本無生死可滅；身心是幻生亦幻，幻化之中無罪福。」

一切眾生本性清淨，所以成佛、成菩薩都坐蓮花，但蓮花哪有那麼大朵的？蓮花是表本性清淨，在本性清淨中化生的叫蓮花化生，你若悟到本性清淨就等於已悟道，就如坐蓮花，你就是蓮花化生了，既知道「從本生死無可滅」，無生可滅亦無死滅。若說我要來了生死？哪有什麼生死可了的？若說生死可怕故要了生死；在佛教中，百分之八十都說要了生死，生死事大，這問題才叫大呢

釋迦摩尼佛偈：「法本法無法，無法法亦法；今付無法時，法法何非法。」

「法本法無法」，諸法本無，性空故。「無法法亦法」，所有諸法是因緣所生法。「今付無法時」，此本性空的真理性空。「法法無非法。」樣樣都是法的再肯定，釋迦佛以肯定「有」、「無」是不二的。

迦葉尊者偈：「法法本無法，無法無非法；何於一方中，有法為無法。」

「法法本無法」，諸法本來無有。「無法法亦法」，但無一不是法，法法都是法。「何於一法中，有法為無法。」有哪個法是有法又不是法？他本屬空宗，現在他亦肯定「有」、「無」不二之真理。

阿難尊者偈：「本來付有法，付了言無法；各各自須悟，有法亦非法。」

本來是有法可傳，傳了就是空，就無法可傳，言語道斷，悟了道理後，所有「有」得法就都不是法了，都是空性。

悟光法師偈：「是法非法無非法，有相無相皆實相；心物不二原性空，何有罪福生死法？」

「是法非法無非法」，是法與非法，不能說樣樣都不是法，而是樣樣都是法。有相、無相都是實相，樣樣都是實相。身和心原來不二，性本空，何有罪與福，生與死？無法可說的。

『何者？謂物無耶，則邪見非惑。謂物有耶，則常見為得。

以物非無，故邪見為惑。以物非有，故常見不得。

然則非有非無者，信真諦之談也。』

若說諸法是有的，則是「常」見，是凡夫見，以為可得，而事實是無所得，故有得也不對。又物不是無，若說是無，這又成了邪見、迷惑。「以物非有故，常見不得。」有物若說是無亦不對，若說不是無而是有則是「常見」，因為最後也會壞掉，會變成無。此既破「即色一宗」，肇論有很多是引經據典，在破「常」見和「空」見。物之當體即非有非無也。非有非無就是真諦。

『故道行云：心亦不有亦不無。中觀云：物從因緣故不有，緣起故不無。尋理即其然矣。』

這是顯不真空的意思。祖師龍樹菩薩所著中論云：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名為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。」如：荒神即污穢神，把荒神寫在護摩牌木上並貼在竈上，竈上有火，火表清淨，荒神是污穢，護摩牌木可領導那些荒神到竈處，便可使他們清淨。執著污穢的荒神，就是像煞神，邪魔外道等等的神，要迴向給他們時就要念這個偈：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名為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。」人生出來命名叫做人，剎那剎那的新陳代謝，到了死時就分解，人死名分解一歸到源頭去，源頭是有的，組織出來的形體之諸法是無自性的，因緣生故，不真故空，稱之不真為空。一真法界的佛性—六大體性是有的，確實真有不是無，不是真正無的—故叫不真空；

『所以然者，夫有若真有，有自常有，豈待緣而後無也？』

若有不自有，待緣而後也者，故知有非真有。

有非真有，雖有不可謂之有矣。不無者，夫無則湛然不動，可謂之無，萬物若無，則不應起。起則非無。以明緣起故不無也。』

人不開悟是因為沒有般若之道，沒有空慧去透視諸法，此人是不能成道的，若能透視稱之入流。我們凡夫俗子，要深入道理之後，法執常見就沒有了，就無煩惱，煩惱無故名解脫。所以說不有不無不真空。論云，若是真有，自然就是常有，不用待因緣組織成有，譬如有這張桌子嗎？若有，從古代就有，不用等待師傅做了才有，應在盤古開天地時就有了，也不會消失，有自常有，故不用待人來做，不用發明組織，這就是不用待緣而有。若是無，就什麼都沒有了，連空性也沒有了，無等於無原料一樣，無自常無，豈待緣而後方無？如書桌若無，何必等到火燒或弄壞了之後才說是無呢？凡夫身在其中無法瞭解，看到有就說那是有的，認為不會壞，這完全是錯誤的觀念，不知東西本會壞。本來是權立的，卻執本來是有自性的，心若一直站在妄處，這真是可怕的事情。是我們人生的一大問題，是一大事因緣。

東西遺失了就沒有了嗎？遺失不是沒有。我以前住在台南草寮時，曾到台北觀音山寺去辦事。期間台南草寮處遭小偷翻箱倒櫃，所有衣物都被偷走，棉被、熨斗，抽屜裡的錢也拿個精光，什麼都沒有了，沒有就算了也沒有報警。過了很久，那個小偷在岡山被抓到，那刑事人員來找我，問我：「法師你有丟掉什麼東西嗎？」我說：「沒有。」「可是那賊說他偷了你的錢，一個熨斗，一條棉被。」我問：「這些東西現在在哪裡？」他說：「棉被被典當在哨船頭〔北港〕，熨斗典當在台南，錢不多，都花掉了。明明有偷拿，你卻說沒有！」我說：「那錢是換個人用而已，但仍在這個世間，哪有遺失？東西也可以給別人使用，但還是存在著。錢也沒寫我的名字，難道別人不能用嗎？東西我能用難道別人不能用嗎？這只是換人用，哪有遺失。」刑事說：「你是個怪人。」我說：「是你怪，不是我怪，是你不對，不是我不對。」他問我要不要討回來，我說：「討它做什麼？別人要用就讓他用吧！」他〔刑

事」就罵他作賊。我說：「作賊是你說的，他拿東西時只是沒跟我說，這個「賊」是大家取的，也許他拿東西的時候，我恰好不在。所以要拿東西時要說一聲，才不會讓人說是賊，其實不是賊，只是拿時沒有告知。」東西大家都可以用，東西是我的嗎？不是，那什麼才是自己的？肚子，眼睛，五官.....這些暫時是我的，不能借你，此外都不是自己的。以真理來說，一切都是公家的。所以說，若真正有，就不會無；若真正無，就不會因緣而有，六大本性是活的。所以我們就能知道緣起法是組織的，社會是組織的，國家是組織的，我們的身體亦是組織的，以至一切的一切都是組織的，沒有自性，因為我們不知道這都是組織的緣故，才起了爭鬥，彼此爭鬥，失去了理則。

我們要知道因緣法是非有非無的，佛教理論是緣生法，如果只是凝然不作一法，就屬於始教的相宗，相宗說真如凝然不作一法；真如像盤子，諸法像放在盤子上面的東西，真如凝然不變，真如不作一法。諸法從哪裡生出來的呢？你的心認為那裡有個東西就真的有個東西嗎？之所以有個東西是因為你的心去估計的，不因為你的心無那些東西就無，因為那些東西本身就是性空才是無的。若認為這些東西我不去看就無，那是你內心的事情，是你自心的估計，並不是東西真的有無。你未能透視物自性本虛，本性空；又物是真有的，不是真空的。所以你會杜絕視聽，閉上眼睛，將思想控制住，什麼也不看，但萬物仍然存在；你的精神沒看見就認為沒有，可是芸芸眾生都認為有，所以你自己杜絕視聽認為是無就不對了，沒有透視萬物本自虛的功能，這樣就不能入道。大乘佛教以來，就是真如隨緣生一切法，這不是凝然不變，而是真如有法，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，才是此處的論證。

『故摩訶衍論云：一切諸法，一切因緣故應有。一切諸法，
一切因緣故不應有。一切無法，一切因緣故應有。

一切有法，一切因緣故不應有。尋此有無之言，豈直反論而已哉！』

一切無法，但一切是因緣，就應該有。一切有法，因緣故不應有，有會壞滅，故不應有。這是法華經所講的，可是我們未能清楚，無法瞭解。譬如說，電影、電視裡面的人是有嗎？有。有嗎？無。把電視打破不見人流血；那本來有嗎？有，是因緣所生法，是波長所組織的，電視裡的法就像世間法。有嗎？有。有嗎？沒有。我們看電視會隨悲哀的劇情而哭泣，結果我們被電視看了；見景傷情是人之常情，故應該是有；但反過來，是我們迷了，演員演得逼真，下台後討論：「我方才演得還不夠逼真，眼藥水滴得太少，眼淚流得不夠，看起來還不夠悲哀。」他檢討得很有趣味，他哪會真的哭？要讓他真的悲哀是很為難的，我們看了會哭，是我們被它看了，並不是在看它，所以問：他有嗎？無。但沒有嗎？有，有是你心的估計故有，你若杜絕視聽，你的心就無有，就不會悲哀了，但電視開著，別人仍在看故還是有，不能說無。

所以佛說因緣二字，是在破外道一切斷常的疑惑。有的認為是斷空，有的認為是常，不是常就是空，均偏頗一邊。佛教乃是因緣法故不有不無，不真不虛，這就是中道義。

『若應有，即是有，不應言無。若應無，即是無，不應言有。』

如果是有，就不應該說成無，有就應該說有，無就應永遠是無，不能說是有；佛經上說非有非無，是假這些言詞讓我們瞭解非有非無。所以這種學問不是在說故事，說故事只是好聽，而這種學問是要用腦筋去判斷去透視，之後才能入流，入流之後的心，看到了東西，經過透視才不會執著。就像鏡子有照到物，但不像照相機已照下來存檔。我雖照了下來，可是我知道這個照的也是空性的，這二者是不同的喔！後者更進了一步，前者只是杜絕視聽，後者是相機開著，任何時間都在「卡嚓卡嚓」的照著，裡面的底片是洗不掉的，一切的經驗都洗不掉，但是我只是清楚的去照見。把底片放著沒有必要不翻動，翻了就像將過去的煩惱再翻出來是沒有用的，過去的就讓它停留在過去的時間上，法住法位，但若有需要才翻出來，不要刻意的拿出來，釋迦佛的底片如都毀掉了，那麼他幾百劫前的本事就不會再拿出來說了，理論就反常了，這樣就不對了，釋迦佛開悟後拿他過去那麼多的往事來說，可見它的底片仍在，底片仍存放著，底片即是法住法位，法無去來故，永遠存在著，只是重新拿出來拷貝而已，若不用時就深藏著，要知道再搬出來只是徒增煩惱而已。所以不能杜絕視聽，也不是毀掉，也不是析空，是組織法，有一天也會壞掉，所以去執著做什麼？有時遇到個因緣，如認為桌子太小，不理想，拆了燒掉再弄一張理想的桌子，這桌子因緣故有，因緣故滅；現在重做一張，因緣所生法故，再做一張更理想的；再經過一段歷史之後，這張桌子又不理想了，又拆掉重做。桌子有自性否？若有則不會壞，不壞就不能出世，即凝然不作一法了，永遠不會壞了，也無法推銷，那就糟糕了。所以說，宇宙的原理是活性的，不能說有亦不能說無，這就是因緣所生法。

『言有，是為假有以明非無。借無以辨非有。此事一稱二，

其文有似不同。苟領其所同，則無異而不同。』

真言宗是直接的肯定，是即事而真，當相即道的，能透視至此就是入流，就是成佛。知道諸法的自性是組織的就入了法界性，入了三昧耶，就知道我的自性本來遍滿虛空，與虛空是連在一起的，不是單一性的，而是與所有的連成一起，與宇宙的一切均相同的；不是你歸你我歸我，而是你我的源頭都是一樣的。一個祖先有子子孫孫的傳延，他們都是同一個蒂；佛與眾生同樣也是個蒂，即所謂心。心不是想東想西的心，心是宇宙的功能，是理德、智德自然的活動與事用，我們在這裡的活動就是心。我們的心臟叫做心？但根本不是。此有兩個理論：一是物質進化，物質進化故人才能思想創作，這是進化論。一是宇宙中有個大靈，神靈，般若，佛性，所以才能管理眾生，以上兩者不同。例如有一個圈，圈內叫佛性，佛性化出了眾生與諸法，諸法由經驗進化，進化修養後再歸到佛性，這種的說法稱作神，有的稱為大日如來，有的叫上帝。從上帝那裡生了一個精神，精神能生萬物，萬物昇華後成為神，神又變成大日如來；大日如來又變成神，神再變成萬物……，如環無端不斷的輪轉不已，有形變成無形，無形變成有形，一直的再輪轉。若我們一旦執著，就不能變成大日如來，不會歸到神了怎麼能成大日如來的法性？所以叫凡夫，在那裡苦嘆故名地獄。依你的心所、遭遇、環境、時代，種種周圍對你的刺激，以及一切所賜與你的感覺，你自受的法樂，或自受苦具，形成了六道的境界，但六道境界有嗎？有。有嗎？無。不真空故有，不真空故無。六道有嗎？十法界有嗎？有，有嗎？無，非有非無也。非有非無就是中道義，非有非無即是法性，地獄是法性，大日如來是法性，神亦是法性，十法界裡無論是修羅、餓鬼、畜生、人、天、二乘，乃至菩薩、佛，通通都是法性。法性有嗎？有，生成萬物。法性有嗎？法性是空，故萬物亦是空。創造快活或痛苦都是由你的心去選擇；天堂地獄由心造，披毛戴角亦由它。一切皆由自己所創造，故心是主宰。英雄氣概是由你的心創造，不是被時代創造，英雄創造時代才叫英雄，若時代創造英雄就是被創造的，程度就低了。我們大都是被時代創造的英雄。但是學佛的人不是，我們是英雄創造時代，

創造得更美麗，比極樂世界更美，我們要把理想放在這裡，我們要自受法樂及他受法樂，共同受到法樂，這是我們的理想。所以不有不無的不真空論，要透視到這裡，我們才有辦法去創造，否則，我們便被創造，被人、被六道，被十法界關住而跳不出去。但跳得出去與跳不出去都是精神上的問題，並沒什麼差別，十法界全在自己的一心。你認為人要生成這個樣才叫人？這只是人的自尊。你認為牛就不是佛性變的？這只是由各人的角度去看的。牛有兩隻角，牠認為很美，認為角越大越美。在同類中看才覺得很美，互相欣賞故。人若有角就奇怪了。所以牛有牛的自尊，人有人的自尊，各有各的世界，但本性是一樣的，因為因緣所生法，執著不一樣故各有各人的境界，各有各人的世界。世界的意義就是人內心享受的那個時空，並不只是指地球，是心享受到的時空。時空又名生命，生命要延長必須要透視過這個，透不過就在凡夫法、生死法中受著控制，就無有解脫的餘地。故你們要細思！細思！要用每一個物每一個法去審查，去突破難關才能入流，此即是「即事而真，當相即道。」

一切諸法不有不無，無是無非，這就是現象界，亦屬於內證界，是自己的事情，即是客觀界，相對的是主觀界。若沒有我們的主觀去估計，就沒有客觀界了。所以你的客觀界與我的客觀界不同，各人的客觀界都不同，不同故各人的世界就不同，你有你的世界，我有我的世界。我們所造的世界是我們自己的因緣時空，是我們自己境界中的世界，是我們心的世界，不是只地球。極樂世界是心的世界，餓鬼的世界是心的世界，天堂的世界亦是心的世界。所以心的世界也就是心的估計與感受。無心的境界，就如真如法性的境界，進入一的境界。就是一物不知的。但醒來時，仍是森羅萬象羅列，我們看去就有對待。這對待的世界，你是我非，我是你非，這是一定的道理，因而不能成一，若仍能是一，此人就入流了。

『故放光云：諸法假號不真。譬如幻化人，非無幻化人。

幻化，非真人也。』

佛陀對須菩提說：「須菩提！名字者不真，假號為名。以假故不真。但非實有，非絕無也。故如幻化人，非無幻化人，但非真人身。」諸法就是我們所看到的森羅萬象和心所法，心所生出來的法是從哪裡來的呢？這個世界就是我們醒著與迷著的時候所看到的世界，再藉我們的心去組織起來的。我們認為那種景色是好的，或是不好的，或是太俗氣的，或脫俗的，看了之後會估計，哪些不夠精巧，沒有藝術，沒有內涵的，後再重新估計，造就了我們的世界。在我的心所世界中，我認為這東西若改成這樣豈不更好！這就是我的心所法。但那個東西本來就是那樣，你想將它改造得更好，那是你的事情，亦即你的心所法是你的世界。但已成形的東西能改嗎？不能改的，若不弄壞重組而只照你的意思去做怎麼能改？你的心所法與那個法通通都是假得，因為法無自性，是組織的。例如某個人裝了一尊佛像，在他的世界中認為那是最好的，這是他的理想去做成的一個世界，去實現出來的，他認為很好了。而我看了覺得並不好，因為角度不同故，所以我想再組織一個世界，有了那個世界故，我的世界才會發生，若我沒有看到那個世界，我就不會想要改造成另一個世界。所以他有他的世界，我有我的世界，誰對？天下芸芸眾生，光是藝術家就有很多，有人欣賞他的，有人認同我的，我認為配備不夠，他卻認為剛好。譬如八卦山的佛像，座檯很大或不夠大，這配備適當否？若依藝術家來看，就會認為此座檯的大小是對的；站姿是頭部的七倍，坐姿則是五倍。但若依我來看法就不對了，因為它們是依定律來量的，我則不依定律，是他對我錯亦或他是我是？我個人認為此座檯如此大，座檯下面與座檯呈現不平衡，因為下面的地很小，從欣賞者站立的位置，就只能看到那個座檯，沒有更寬闊之處讓我們看到整個頂部，這是我個人的看法。

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名為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。」對與不對都不重要了，各人有各人的世界，所對立的事物都不是真的，我說的是假名，他說的也是假名，因為假名故無真實，他認為好的，是以他的角度說的，與別人的角度不同故不符實。反之，我們若能透視事物的實相，且確實認為有

那些物質，例如：被打到會痛，受傷會流血，肚子餓了想吃飯，因為那些是有的，但若是真有，後來就不應該沒有，若當初沒有現在就不應該有。例如身體若真有就不應壞滅。若是無中生有，有本來就應是沒有的。過去曾說麵粉就像真如本性，也就是六大，要做什麼形像都可以，之後要毀掉也可以，有一天也會自然壞掉，所以他的命名都是假的。比如說這色是黑，但原來此名不叫黑，若大家都說這個叫白，也可以啊，以後大家就共同認定這個色是白黑的就說是白的，這只是一個共同的記號。

澳洲有一種無尾狗熊，澳洲人看到狗熊問那是什麼？土著說：「不知道。」不知道土著說成「哇啦」，澳洲人就以為這隻狗熊叫做「哇啦」，此後看到狗熊就叫「哇啦」。你看名真的如實嗎？這只是代號，本來是沒名的，故共同約束假定一個名。你們現在就都叫我悟光。然全妙或悟光是我嗎？不是，只是假名。我明天要改名叫什麼你知道嗎？不知道，名只是標記符號。打球的選手被編一號、二號，但不知道他是誰。某號只是代表某個人，那個人是不是那個號？不是。號是號，人是人，所以號是假號，一切諸法都是假號故不真。因為我們在印象中去估計言詞與執著故不能放開，因放不開故我們就停留在凡夫。所以要用另一個角度去看諸法，看似幻化人，鬼是幻化人變出來的，但慢慢地我們就說幻化人是鬼。再例如電影裡的幻化人，幻化人有否？沒有，沒有那個實體，幻化人有否？有，但不是真的人。電影中的那個人是電影外的人所攝影出來的，但人是人，影是影，影中人非影外人。諸法也是一樣，演變出來的事物都是組織的，像幻化人一樣。所以若說我是真人？我不是真人，名字更不是。我們的真人是什麼？我們的真人是道，宇宙的大道。顯教說成真如，真言說六大，六大以人格化來看就是大日如來。有大日如來那個人否？沒有。沒有否？有。若沒有，我們就不能生出來。生出來的你，你是某某否？是。某某是你麼？不是。因為你是假名，你的真名無名。真如是假號，六大是假號，大日是假號，某某佛是假號，某某菩薩是假號，某某眾生還是假號，十方法界都是假號，都不真。只因為大家共同約束故要來「比」，或是「指」^{註解一}，如此起見才做了假號。所以名字不真，名字是假立，名字是象徵。

註解一：「比」、「指」，台語發音，意指用手動作去指某項名號或東西。

古時的字都是象徵文字，像甲骨文，例如木字就畫三葉，中央一支，兩邊各一葉，下面二條幹叫做木。所以字是要「比」物的形，象徵物的形，故字即是畫、是號、是名。字像物，物像字。我們現在說的是說到了真如本性的名。所以名字是假，聲音也是假。然真言宗肯定聲，顯教說聲是無常，聲「噉」一下就沒了，故是無常，因為一切諸法無常，聲是法故亦無常。真言宗為什麼說是常？真言宗因信無常故才肯定常。「聲字門」有聲就有物，如一塊鐵片掉下去會鏘一聲聽到那聲，那就是鐵片；錢幣掉下去，聲一響就知道那是錢幣。那個聲音就是那個東西的當體暗示，也就是事物當體的反映，所以我們不只是聽聲更要看物，那個聲就是那個物。我們用言語將它發出，也是同樣的意思；諸法利用聲來散播，散播出來後，你要去推測，去看它的實相，透視它的真，此時事物就都是真的了。諸法是真，所以真言宗的言語也是真，文字即實相。雖然木是象徵那棵樹，然此「木」是真，然諸法雖是組織成的，不過真的有那個物，但物物是性空，無自性，因業不可得。你說它是污穢的，其實是你去估計的，而本來清淨。所以事物、文字、聲音、都是實相，利用此做為傳達的工具，並造就了文字般若，聲的傳達就是文字，文字以聲來發用，故文字象徵著本理。那麼現在說實相的方面與精神的原理方面，也是要假借文字來反觀內照，去看實相。而這裡說的是空門，是諸法假名不真，像幻化人。若你能看透，那麼你一切的執著就能解脫，不執著，不粘著故不起煩惱，粘著就會起煩惱，煩惱化解不掉就縛住，這是自己所造成，非別人所造。

以前有個人說他自己脾氣很壞，請師父解。然脾氣是本性的變態，在實相中看不到，但脾氣就是諸法啊！若看透了諸法，一切就沒有自性，為什麼你卻有自性？這脾氣是沒有的東西，你要師父幫你改什麼，沒辦法解的。這就是要我們去看，看幻化人不實，一切的諸法也不實，外面的諸法都是自己想出來的，心裡所想的法也是從那裡來的，所以內外諸法皆是心所法，一切的諸法皆無自性。

故論云：『夫以名求物，物無當名之實。以物求名，名無得物之功。』

若以名去求物都是假的。全妙要求全妙，是沒有的。全妙只是讓你們知道那個人而已，讓你們叫那個人名全妙，其實全妙不是我。所以若以物去求它的名是沒有的，物本來無名，是我們共同取名後才有名的。一個小孩出生後本來無名，夫妻倆想一想，給他取個名來叫他，明天後天又想一想，這個名不理想，再重換個名。所以名求物是不可得，名是名，物是物，名與物皆虛，無有實在，物求個實相亦了不可得，因為東西壞了就沒有了。這並非指有個大消滅，物本是剎那剎那的在變遷，法住法位一直下去，結果就是無有，還是假名。但是仍要以假名來指，若不以名指物，物則不顯，所以名與物互相呼應，互相呼應是大家公約的。所以你們說有嗎？有，但也可以說沒有，所以非有非無。這就是要在微細處去反省，去看諸法的實相是有或是沒有，但我們看不開。因為我們有神經，肚子會餓，又有眼耳鼻舌身意，所以我們有感覺，有感覺故就有我，例如你的眼睛瞎了就看不到，那你的見何在？耳朵聾了聽不到，聽何在？這都是神經系統的機械性。我們是人故有本性，本性由機械性發動出來，所以本性就是真如，以外所顯的皆無實性。

『物無當名之實，非物也。名無得物之功，非名也。』

是以名不當實，實不當名，萬物安在？』

名不是物，物不是名，我們要看透假定的名只是用來稱呼而已，大家做了個信號，像行船的的人以舉旗來做信號；又像打電報，以代號來翻出意思，這又叫代名詞，這只是以此做為借鏡去照那個境做個理解而已，這就是「實不當名，名不當實。」若如此，則萬物安在？萬物性空，萬物沒有一個實名，沒有永遠的相，不能永遠的存在。所以萬物性空，永遠無有，可是顯現就有了，有只是暫時的有，妙有。

『故中觀云：物無彼此，而人以此為此，以彼為彼。

彼亦以此為彼，以彼為此。』

中觀論說：物沒有彼此，沒有你我。人們自己估計有你有我，有此有彼。你是此，我是彼，就對立了起來，這是人們的看法。那麼「物無彼此」是以本性來說的，本性是一，本無彼此，彼此是發生萬法後才相對的。以十隻手指來看，右手的小指與左手的小指有分彼此，以一個人來看就沒有彼此。

『此彼莫定乎一名。而惑者懷必然之志。

然則彼此初非有。惑者初非無。』

彼此此彼，我是此邊，你是彼邊，不應定那個名；因為若我說你是彼，但你說你是此，這都是以各人的立場在說的。如要對等相待，就不應獨佔一邊。而且若以第三者來說，哪一邊是此？哪一邊是彼？若換他是此，其他兩個就是彼了，所以不能定一個名。惑者就是內心迷惑的人，他的心裡存有「必然之志」；他的內心不論何時都存有彼此的關係，都存在著執著。你若站在本性看諸法就沒有立處，若在彼此中去看諸法就有了彼此。迷惑的人一開始看諸法就有彼此，因為此人認識不到實相。他會說：「你那邊是東，我這邊就是西。」所以有了東西南北上下十方的世界，若以一真法界來看就沒有十方世界，十方法界歸在那裡？歸在一心。歸在宇宙心，歸在宇宙如本性活動力量的那個心。像電是源頭，源頭就是心，電接到馬達，馬達才能活動，電接上電燈，燈才會亮，接上收音機，收音機才會唱歌，在這裡才有彼此。這個一心像宇宙的電氣，還未分律的一，分律之後就有彼此，彼此接觸仍要歸于一。萬物中都有交合歸一的性，彼此都有交合的意思存在，電也是一樣，分開後要再合在一起，合再一起接觸時才能發生力量。人也一樣，男女要有合一的思想，以致無論植物動物都要經過交合才能產生下一代，這是宇宙的道理。

有個朋友他在樓頂種了一棵南瓜，但只會開花，不會結果，他想將瓜砍掉。我問他為什麼？他說：「只會開花，但不會生瓜」我說：「你不懂，瓜

種在樓頂沒有蜜蜂去採花蜜，故不能接觸到其它的花粉來交合，所以怎麼會生瓜呢？」「那怎麼辦？是不是要拿到樓下？」我說：「不用啦，將公花與母花交合就好了。」他照我的話用公花與母花交合，不久就結瓜了。這是自然的道理啊！你說萬物都能歸一，為什麼我們芸芸眾生躲著不動，不想歸一呢？你我合為一即是道。物與物交合是道，夫婦交合生孩子也是道，以真如本性看是清淨的，你若以世間的欲望去看，就是墮落，因為你已經迷了。所以若知欲即是清淨，若知貪嗔癡、婬怒癡即是清淨，即是道，即是解脫。就是這個道理喔！不是叫你去修「雙修法」，若是，你就錯誤了。此指本性是清淨的，自然律則的。你若沉迷在那個世界裡你就是個墮落。這是宇宙的真理。生出諸法就像分律一樣，然後分裂越多發用就越不同，迷惑的人才會分別，整個宇宙是沒有上下，沒有東西南北，沒時間的，在地球之外什麼都沒有。此地與美國的時間就差了十幾點鐘，與日本也差一小時，所以那有時間標準？時間是地球與太陽旋轉而估計出來的，時間只是不定法。所以說「彼此莫定乎一名。」現在此是幾點，彼是幾點，能成為一樣的時間嗎？不能。所以以宇宙來看是一，沒有彼此，以各地方看則是多，故多即一，一即多。故我們應以現在住的地方來生活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順著宇宙的真理而生活。

『是以成具立強名之文，園林託指馬之況。

如此，則深遠之言，於何而不在？』

「成具」是成實宗，俱舍宗，引其教義，以此宗義來指其實相，但也是勉強用其名也，「園林託指馬之況」，園林即漆園，此引莊子的「齊物論」當時他在做官說：我這隻馬與你那隻馬是不同的，你的馬是你的馬，我的馬是我的馬；你的馬是黑的，我的馬是紅的；你的馬鬃長，我的馬鬃短，所以你的馬與我的馬不是同體。不然要怎麼樣呢？此是象徵的語言，「指」是什麼？是指天下一指，天下是一，是一個一的原理。萬物一馬，森羅萬象也是一的原理。但當時的人們都迷惑著他的話語。

我們認為生是好事，都怕死亡，但不知道生是夢，死也是夢。如莊周

夢蝴蝶；有一天莊子醉酒，在夢裡他變成一隻蝴蝶，飛來飛去很自在，醒來時想；是蝴蝶作夢夢到我是莊子呢？還是我莊子夢到我是蝴蝶呢？那時的蝴蝶是我莊周所夢？或現在此時的我是蝴蝶所夢？什麼是蝴蝶？什麼是莊周？這個問題大了；沒人知道生也是夢，死也是夢。說不定死了較快活，活著較辛苦。若知道生時較辛苦，死去較快活，大家就想要早點死。如果大家認為活時較快活，大家就不願死，因此故起煩惱。又譬喻麗姬，她是一個美人，他是番邦縣令的女兒，卻被帝王獻公娶去做夫人。當他被娶之時哭得很傷心，他認為在家很好，若嫁到那裡會很淒慘，哭得衣服都濕了，眼睛哭得像牛眼。她不要嫁，嫁到那裡跟她家不一樣，認為她的家最好。在家不用工作，父親對她很好，父親打獵回來，人家又來進貢，好享受。嫁到那不比在家，離開父母會傷心痛苦，但哭也沒用，還是要嫁。和獻公喝酒，同床共睡，用的綾羅紡絲，吃的山珍海味，又看舞蹈，又聽音樂，隨心所欲。當時後悔若知道有這麼好，要嫁時就不應該哭。我們也一樣，你若不知道世間是苦的，死後才快活；那你死後你就會後悔，後悔在世時怕死後不好。所以我們修行的人要徹底去想像，想想死後的境界是如何？我到那裡能安隱否？我若知道嫁到獻公那裡是很好的，我會高興，我想嫁，就不會哭了所以煩惱和怕死都是多餘的了。等到瞭解了實相你就沒有了生死觀念。

所以**成、毀**^{註解二}皆不可說，那只是人內心的境界。因為有成就有敗，有敗就有成，故這裡比喻，「應看一，不應看多。」這邊是成，那邊則是敗。比方要織一匹布或一張毛毯，要花多少羊毛？千千萬萬的羊毛剪了下來才能織成，布織得好是成，剪成塊是毀；要製成衣衫要先把這塊布剪成一塊一塊是毀，若不毀這件衣衫就做不成。故我們要成功也要先讓人毀，我們若怕人毀就不能成，你們懂嗎？人要經過經驗刺激，經過經驗再實驗，刺激再刺激才會成就。布若不毀即不能成衫，也不能成布。所以一邊毀一邊成，然成、毀何在？一根一根的羊毛還是在啊，衣服裡的羊毛仍是一根一根的，那有毀與不毀呢？只是組織的而已。所以成毀是世間人的看法。以真實的眼光去看，羊毛是一根一根的並未毀壞，全然獨立，哪裡有毀？哪裡有成？成毀俱絕，成毀又俱立，這個道理要是瞭解了，就沒了成毀。

註解二：毀，台語發音，意指將某樣物件毀壞後再重新組合，或指人受挫折、歷練後浴火重生。

我們若要成功就要經過磨練，經過毀，經過考驗，才有成效，才有修養，成毀就是修行的工具。我們若沒經過經驗、考驗、磨練是無法成就的。人要有苦才會修行，受到刺激才想要修行。若是每天都是快樂的人是不會想要修行的，沒吃到苦的人是不會修行的，若本來自己就會修行的人，那是因過去世就曾修行過之因緣，這世才會發菩提心，是菩薩再來的。所以成毀要如何去評斷？是不能評的。因為我們傻到好像莊子文章中在說的朝三，朝三是什麼呢？有個人養一隻猴，一天要用七粒栗子餵牠。有次他對猴子說：「喂，你早上吃三粒、下午吃四粒。」這隻猴想早上吃三粒太少了不行。那麼他便對猴子說：「不然你早上吃四粒，下午吃三粒。」這隻猴子就說好。早上吃四粒，下午吃三粒。牠不知道是剛好，而宇宙的事物也都是剛好的，成壞亦是剛好的。早上吃四粒與下午吃三粒叫朝三，一樣是七粒。那麼是誰在執著？不是人執著，是猴子執著，一天七粒是固定的。這是一個問題喔，所以成與毀、是與非，都是一樣的。

莊子的文章說：昭文是彈琴的人。他知道彈琴時；彈此弦彼弦沒有音，彈彼弦此弦沒音，因為這樣才有「有無有無」，高高低低的音，他整天想著成毀，成毀很麻煩，為此煩惱，晦氣，從此就不彈琴了，琴抱著不彈，這就是昭文閉琴而不彈。另一位是師曠，他是打鼓的鼓手，是樂師，當他打鼓時，鼓棒打這邊單響這邊，打那邊單響那邊，且力道大小也不同。打這邊響這邊，彼邊不打不響，這也像是成毀，他也認為不好，太複雜了，了解他的人又少，所以抱著鼓棒不打了，這就歸於絕。惠子是很愛辯論的人，他開間辯論館，他當時造了二本辯論的書，一本叫「兼得」，一本是「黨議」，專門在講相諍，是辯論的學說，這邊若辯贏那邊就輸，反之。就像現在的法院辯論庭，大家都在辯論，而有辯論就有是非，對與不對，這就是現象世界，大家互相告狀，互相殘殺，弄得破產，不是成就是毀，不如大家好好說一說，對與不對大家有個和解了斷，可是他們不要，有人要調解，他們也不要；一方說你要賠我十元，對方說不賠，他說：你非賠我十元不可。那麼就將十元你分五元我分五元，大家別再訴訟辯論和糾纏，但他們仍不要，告到最後破產了、人也完了。沒辦法，這些法官就是猴子的裁判，你要知道，法律是神聖的。

日據時代曾讀過一篇文章，有二隻狗看到一塊肉便爭了起來，猴子說：「我來做裁判，我是很公道的裁判。」猴子就將肉咬成兩塊，這塊比較重，猴就再咬一口，那塊又重一點又再咬一口，這又重一點，又咬一口，咬來咬去結果整塊肉被猴子吃完了，二隻狗看得很失望，這是猴子裁判的來源。所以成毀不可得，我們看到了這一點，才會好過日子，哈哈。所以昭文、師曠、惠子三個人原是彈琴搞音樂和辯論的人，雖把樂器放下不彈了，還是隔了一層距離，他們認為：「我忙了這些事已經夠煩了，還要彈給你們聽，你們哪會懂？」他們自認為是個了不起的人，所以把琴抱著不彈，認為只有自己懂得而已，這裡面秘密的意趣你們怎麼會知道？就像辯論者說；我這些話說給你們聽你們都聽不懂嘛！像邏輯因明學，你們那聽得懂？這說給普通人聽也聽不懂。」他認為他是最偉大的人，所以不與你們辯論，他也不再辯論了，只趴在桌上睡覺。打鼓的人也不打鼓，捧著鼓棒不打了。彈琴的人也不彈了，認為我曲高和寡，沒有人有辦法聽我的音樂。他行嗎？不行。但他仍認為他很行。例如：我感覺我很健忘，什麼事情都會忘記。有人便說你那會健忘？你還會說你健忘，那表示你並不健忘。自己健忘還會記著健忘就不健忘，若是健忘就全部忘了，都不知道了，還記得我健忘那就不健忘。所以說成毀的問題以此來比喻，嗯！這源頭原理的現象要如何來判斷？如何來解？要用自己的智慧來判斷。

『是以聖人乘千化而不變。屢萬惑而常通者。以其即萬物之自虛。

不假虛而虛物也。故經云：甚奇是尊！不動真際為諸法立處。

非離真而立處，立處即真也。然則道遠乎哉？觸實而真。

聖遠乎哉？體之即神。』

有修行的人是聖人，現在的聖人是指什麼呢？古人說：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」。假聖人是專門在騙人的，聖人用仁義禮智信去教人，有些壞人再假仁義禮智信的面子，去教人、去講給別人聽，做偽君子讓人信他，再從中獲利。所以聖人的教不可弘揚，弘揚後會被壞人拿去利用，壞人講仁義給別

人聽，讓人誤認說這個人很好，而被他騙。所以聖人若沒死，這些聖人的法便會被壞人利用，故曰：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。」意思即是這樣。不是聖人去做賊，這個意義不可看錯。聖人是指什麼？即是入流的人，入流的人即是看到本源、去找到水源、法源的人。因為看到那些才能千變萬化，乘千化而不變。千變萬化的海浪，而水是一味。「履萬惑而常通。」什麼迷惑什麼事相，他都知道，這整體都是一嘛！萬物本來只是一指，萬物一馬，故又有什麼成毀？聖人的心是不會掛慮在彼此之中的，因為他看到了萬物本體的虛，物的不實，故不會去執著。他不是用假設這些是虛的，不是拆開才看到空，而當體就是虛的。

所以金剛般若經說：「不動真際，而立諸法。」真際即是真如本性，亦是空性，空性真際立出諸法。如水蒸氣變成水，水變成冰。諸法若無這個真，諸法就不能發生，所以諸法本來皆真，一切諸法立處皆真，所以有相無相皆是實相，這是我強調的，所以道並不遠。因為你的心去判斷才有了分別。你認為你的心是自己的這是不對的，這個心是宇宙心，是宇宙的動力，是大日如來的智德與理德，這個動力才是心，我們都是從那裡生出來的，就像電視的電與天線都是從電廠與電台處牽出來的，我們也是一樣，所以我們才能活動，這就是道呀！我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能脫離道。這便是即事而真，處事而真。我們要發揮處處皆真，一切事物都是真如本性，皆是大日如來的變化，當體皆是大日如來的變化身。雖然事物是假立的，本性卻是真的，我們若能看到了這一點，並永遠的住在這一點，是非雙遣，能所雙亡，才能出去工作，這樣才是入聖之處。